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王之翰子大　參閱

孫司馬奏議

疏　　　　　　孫原貞

大戒

臣聞洚水儆予六事自責雖大舜成湯之世不能無水旱之災然聖君之自儆自責如此誠宜彌天變之

災遂民生之福也先因雨暘弗順自去歲冬至今歲春或積雪連旬或窮陰彌月 陛下發成湯自責之詔又謂君臣一體宜同此心下諭羣臣咨以致災之由彌變之道愚臣謹按洪範久陰恆寒茲謂咎徵 陛下敬天恤民之誠感孚上下而陰謀不足慮也羣臣尤當思過自新上體 宸衷祗畏 天戒此臣所以深思熟慮仰答無由而朝夕惕若也願惟 陛下道合重華德符智勇自即位以來不邇聲色不與土木不事遊畋不濫刑罰不好遠方珍物使民只正供

取民只常賦其他一無所需可謂清心寡慾仁愛兆民之至尚因何咎而致茲天變哉是蓋犯邊之虜未賓冗食之兵未汰屯堡之田未盡耕稼轉漕之粟未足供給之民未盡復業孳牧之馬未免追賠若此等事殫天下之財困天下之力公私耗竭軍民咨嗟災變之應其或在茲然數者之弊皆洪武年間所無積漸于永樂之後以至今日其弊尤甚但因襲已久未易遽更或任其事者樂因循憚改作必有非議之者

臣願　陛下日御　經筵與股肱大臣考古帝王之

良規、參 祖宗之成法、以爲今日之經制、臨機獨斷、務在必行、則陰陽和、寒暑時、而嘉祥應矣、今將所論事件開坐謹題請 旨、 一論虜寇、北夷之俗、孳牧駝馬牛羊以給衣食、飲其酪、食其肉、衣其毛革、造弓矢刀鋋以爲兵器、馳騁射獵、勇于戰鬬、自古爲中國患、及至有元、入爲君主、此天地之大變也、天命我太祖高皇帝、恢復中華、滌去汚俗、還變浮風、其遺類殖歸北漠、罔敢南侵、至永樂辛丑、竊掠與和、 太宗文皇帝、躬率六師、往問其罪、臣忝從征、時和寧王兀

剌兀良哈三部落之衆。不相統一。彼此疑畏。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獲其馬牛羊以歸。今和寧王兀良哈之衆俱爲尨剌所併。正統己巳、虜寇入塞、我兵失利、遂犯京畿、 陛下赫怒、誓師奮擊、虜敗而還、後雖慕義、遣使來朝、人輒千餘。馬至萬數。是葢覘我虛實。坐弊中國。且養兵休士。罔不驚我邊鄙。此其志在中國。實今日之大患也。況虜勢方張。聲振西戎、咸驚女直、今三邊阻絕、間諜無所入、應援無所通、非中國

得志之烁雖衛霍將兵未可窮追遠討以望成功宜選賢將積穀休兵優養士卒撫之有恩教之有法謹烽火整器械固守邊疆且聞虜先入寇一人所乘三馬迭換以革囊盛乾酪爲糧不將輜重故其人馬不罷銳氣無損來如風雨卒莫能拒去如絕絃速不可追自然之勢也是以攻城步戰非其所長突騎奔衝實其所便若復侵邊必須度我兵勢未能由奇設伏正兵忽與爭鋒恐損軍威宜如李牧之養銳示怯趙

虜若大進當干其分掠之時擊之

充國之且也且守候其部衆志驕心離以計破之庶

無失也

一論冗兵夫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于赤壁謝玄破苻堅于合淝李靖于定襄破突厥於陰山破頡利斯皆以少擊衆而多者反敗是則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惟京師根本之地宜聚重兵以臨制四方然以前代及我　朝洪武中兵制較之今在京有親軍及五府屬衛之兵又有衛　陵寢牧　國馬服匠藝并績調外來操備之兵其間冗食者不為不多而欲府庫充倉廩實豈不難哉乞　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鋭習戰陣以振武威汰其冗雜給屯田以

歸農業。其西北備邊之兵。以次簡閱。養精銳汰冗雜則不惟內外兵精。足以禦侮防奸。而歲省粟帛。可勝計哉。一論贓官、切照在京各衛所帶俸都指揮千百戶鎮撫或永樂先靖內難或宣德正統以至景泰年間。各處征討有功。陞授以官。因諸處衛所官無缺員。既不如職授任。又不領隊管軍。一向隨伍執役。食六品至三品之祿充一卒之用養之徒厚。用之實輕。在京錢糧供給艱難。亦非所以貴貴而勸有功也。乞敕兵部、同總兵官、於各帶俸官內。簡選有謀畧及驍

勇若量數存留領隊管操餘悉照依舊例於大寧山東河南等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衛所見今來京操備軍內精選充換就令各官到任或除授在外都司衛所管屯等項不惟各安職任亦以大省軍儲自後倉儲充實漸減漕運減一分軍民省一分之勞減二分軍民省二分之費傳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國常足矣

一論逃民臣前任河南參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計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封汝寧山東兗州直隸

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湖濼浦葦之鄉。後河茂水消。遂變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衆。近因河溢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趂食。恐其饑寒相聚爲盜。聞 朝廷遣官賑恤。已不失所。未至爲非。緣此等逃民始因躲避糧差。終至違悖德化。食地利而不輸租賦。曠丁力而不應差徭。棄故鄉而不聽招回。住他郡而不從約束。累 詔寬恤。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挨究。莫之如何。况今聲教所暨。四

海歸心。獨此輩侍　恩玩法。梗化若此。然以中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　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扇禍其閒。毒流百姓。故宜防之於未然。合俟年穀豐登。乞　敕遣近臣。先往此幾處。着落司府州縣。各委官沿村逐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白。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社使知報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以

濟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

一論馬政、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二邊、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唐于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餘萬疋、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挍一萬六千三百餘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疋。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馬之田數不登。飼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

其養馬一人，不啻十疋。又有戶馬，則蠲其科賦，保馬
則蠲其征役。比前代馬政。牧于官者多，牧于民者少。
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牧
于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伍，苑馬寺四，監一十九，
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馬之人，與牧地馬
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疋，先俵順天
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盖牧
于官者。其法漸廢，牧于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
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馬駒有虧，未免督責追賠

其續增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宜令各太僕苑馬寺查勘置設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再增。幸甚。

一論權幸昔堯舜之世。靜言庸違之共工。不得不流方命圮族之鯀。不得不殛。況後世之臣。豈無共鯀其人哉。我　太祖皇帝時。置中書省以總政權。初用李善長爲左丞相得幸。朝臣之無忠義者。陰與構禍。繼用

胡惟庸為左丞相得幸結構羣小寅緣為姦後先敗露相繼誅夷 詔罷中書以抑權幸 太宗皇帝時錦衣衛紀綱得幸希 旨弄權貪利僭分事覺併誅其黨復籍其家榜示天下垂戒後世 太上皇帝信任王振得幸專權擅作威福內外官僚罔不畏憚正直氣沮莫敢言其非邪佞朋佞惟欲附其勢同列應對或至屈膝臣僚叅謁或至叩頭奢僭已極智能自矜不知用將在謀用兵有法輕視虜寇意圖要功强萬乘之尊擁數十萬之衆雖智由 天錫然目未見

敵。身未經戰。且帷幄運籌。智能莫預。安能定 廟算以授諸將哉。是以諸將不知 主謀。諸軍不知將令、乃欲破虜勍敵。鋒刃未接。營陣已陷。當 國家全盛。天下無事之秋。軍非不精。馬非不良。兵甲非不堅利臨機失措。不戰而喪師辱 主。為戎狄所笑。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權姦誤國若此、雖其自取殺身赤族之誅、虜且乘勢入關、犯京都、驚陵寢、頓 陛下委任將相、協力運謀、誓師問罪、虜雖遁去、尤恐 上皇乘輿播越沙漠、困處穹廬、固知 聖情靡寧、猶以君道自

尊聲色不動彼雖殊俗莫不瞻感敬服終執臣禮
陛下遣使省問復諭虜以恭迎　上皇恩意有加義
以責之誠以動之慮方悔罪欵塞奉送　上皇法駕
還京　陛下得以解錫原之憂中國臣民得以解不
共戴天之仇實不幸中之大幸也斯皆往事鑒戒昭
然今所任用未聞有此尤宜慎之於未然伏願　陛
下視朝之暇日御便殿集勳舊之臣延英俊之士訪
論治道商確政事好問好察以通下情明目達聰以
廣　上智忠佞自見誠僞莫逃然必總攬威權自奮

乾斷法堯舜之除凶惟允體祖宗之去邪勿疑務兼聽以納讜言毋偏信以長奸計則賢善日道內外官皆正人而權幸者自遠矣

邊務 備倭

英宗陞之後公撫西浙恐倭寇乘機故此疏具防海之略

切見去歲日本國王差使臣來朝人伴動計千數來到浙江肆為狂悖恐中間有夾帶先年攻劫爵溪等處倭賊且在寧波住久竊窺邊海港汊得知水道今雖回還其心莫測明年風汛時月恐倭賊或至犯邊緣比先沿海各衛所原設戰船各有水寨併艘官

軍常川在船哨備、私擅回營者必。正統二年革散永寨將船掣回、各衛所港汊守備官軍回城近便。故多有棄船戀家。船隻不修。器械不整。聞知巡海三司官來點閘。隨即赴船聽點。其遠去者雇人應名點視。巡海官去。仍復前弊。是以船隻內有朽爛遭風等項數多。今浙江水旱民饑。難便補造。其水寨卒難復設。若不設法。須爲整備船隻。揀選官軍。修造兵器。訓練武藝。遇警不無失措。臣同 欽差鎮守浙江都知監右監丞阮隨、計議得邊防急務、案行浙江都布按三司

各行巡海官整備外，及照按察司巡海僉事黃巒巡海一年將滿，該督本官公勤廉謹，提督有方，軍民悅服，如蒙　准題乞　敕該部量與增秩，與同參政曹凱，職專巡海備倭，庶邊備得人，軍政整肅，緣係處置備倭事宜，開坐謹題請　旨。一體訪備倭指揮千百戶中有智勇過人，善撫士卒者，每處四五人，各管原船，按期調換，令選當先船上領軍勦賊。一將沿海各衛所官快船內旗軍，操練武藝，試驗弓弩鎗叉牌銃等項，隨其所能，演習慣熟者，每船十四五人，或

二三十人。各記姓名。仍在原船操守。遇警將原選船內旗軍。照名換兌過船。當先勦賊。　一將各衛所官快船隻揀選。新造堅固。便于駕使者。每處四五隻。逐一點看。船內綑纜蓬櫓等項器具。俱要堅完。臨期當先勦賊。其餘船隻。并器具俱要修整完備　一四百料以上船隻。使風搖櫓。攻捕賊船。回旋進退。遲鈍不便。體得沿海魚船。熟知海道。不畏風濤。駕使便捷。出哨探賊船不疑。臨機得用。行仰布按二司巡海官員督令沿海府縣委官河泊所取勘居民并魚戶船

隻。每縣定與字號。編定總小甲。爲照各衛所原設風
快船。若是大海外洋。不堪駕用。合將船內官軍演習
弓弩火銃。量船大小。每船或十數人。或二十餘人。設
伏船內。遇有賊船。協助官快船四面夾攻。以取全勝
無警聽令捕魚辦課。府縣委官、河泊所仍要鈐束不
許生事　一訪得近年倭寇登岸。其船來有遲速不
同。俱約在三姑柱山南麂等海澳。停泊取齊。合着魚
船伏兵。先去此幾處捕魚爲由哨探。遇有賊船一隻
二隻先到。就用弓弩火銃飛石攻打。如賊船到多急

報官快船官軍禦敵魚船夾攻。則賊成擒矣其魚戶稍水人等有功。一體具　奏陞賞。　一如所選船五隻、置五色旗號、再添五隻、又置五色長號帶。遇有海賊聲息。每船設用方色旗號。桅上高懸。臨敵之際。看驗其色旗帶船隻敢勇當先。其色退縮不進以憑賞罰。

一整點器械、旗幟金鼓、盔甲刀鎗、弓弩叉牌銃砲等項。逐一看驗。俱要鮮明鋒利堅完。若有損壞欠缺。如法修補。

一沿海衛所、某處遇警、飛報鄰近衛所、備倭官軍、務要督率船隻、互相策應、先行分調、其

衛所與某衛所相去幾程。海道可以策應某處衛所、臨期不許推委失悮。一選撥能慣打飛石旗軍。各船拾取石塊。預備應用。一各船整備小瓦罐三五百箇。小鐵蒺角多辦。臨期將罐多半用汙泥和蒺角裝罐內。打過賊船。賊皆跣足。可以制之。又將餘罐裝盛石灰于內。紙糊罐口。打過賊船。可迷賊人眼目、一各船整備標鎗二百根。臨期望斗上着人用以勦賊、一戰船一隻。內執事舵工一名。班守二名。斫守一名、修理船隻器具。皆係四人掌管。查得照比先永樂年

開下西洋船隻事例。此各軍於正支月糧外。又增五斗。自正統二年。革去水寨。其執事人所增月粮亦俱減去。因與衆軍一例。是以多不用心。以致船壞不修。器具不整。臨期悞用。乞敕該部照舊增支。以勵勤勞。一捕獲賊船將船內貨物。通船見數。以憑論功高下。定給充賞。

皇明經世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董　　　會逢吉參閱

周學士奏疏

疏　　　　　　　　周敘

復仇疏　　土木封事

臣幸生逢　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自聞令諭、日夜撫膺揮淚、寢食不寧、又無才力

智能可以赴難復讐恨不即自殞絕謹竭愚忠有可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敢隱默不言恭惟郕王殿下承　聖母皇太后命為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一人之身也昔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　殿下輔　皇太子于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艱大雖於皇国之時即為代立之就忠亮如是日日望　聖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虜情叵測時月悠遠天下之大蒼生之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慮之乎蓋　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宜與群臣如越王之臥

薪嘗膽以報吳讐如使智者獻謀勇者效力必盡臧虜寇而已爲今之計先須傳選將士申詞重幣暫爲北與南宋遣使不同君父屈論以答時通好恩待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興兵搆怨遂失南北之歡若能即返　聖駕則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數百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者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與否必當選將練兵愼固邊疆防其再舉俟上天悔禍宗社靈長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巢穴擊其虜酋以伸萬世

之憤。未爲晩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已。僅陳芻蕘之言條列于後。伏乞鑒納。一曰勵剛明君上之德。貴于明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內。前此奸臣蔽主之明。權移于下。致兹禍敗。殿下賡賁天賦至剛至明。如斷馬順之事。中外震慴稱快。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二曰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可爲鑒戒。伏望殿下延問群臣。開閣置書。史還

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治道有資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思何以致之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軍士必設法召募時鼓動以來之勤訓練恤飢寒作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幾可底成功日夕與大臣老將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于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

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耻冒進成風其間卓然守氷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玆以往宜愼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別之峻擢以激勸之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遷調之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至生變處之可謂難矣苟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

經乂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徭役有要民心服從乞令左右大臣選擇賢才庶守令得人事妥民安六曰廣言路在昔帝舜大聖詢於芻蕘好問好察故治底無爲人樂熙皥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內臣王振肆奸擅政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茲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時伏乞再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

否施行。七曰復面奏。伏見　列聖臨御之時。早朝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商搉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群臣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以致今日之禍。恭惟　殿下監國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數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　殿下亦須秘重。毋少宣泄。或令輔弼大臣。隔日隨從于　皇太后簾前。奏決大事。以權一事之宜。庶國事

有歸中外有賴入曰修庶政天下一統萬幾日繁孰
然則監別之肯　太后盡行番藤之私
非當理但事有輕重勢有緩急況今弊政之餘尤難
為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
本嚴賞罰以鑒勸聽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
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餽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
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革去貲贖
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鹽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
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遞整搠腹裏軍馬
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列

施行則內修外攘大讐可復邦國奠安矣

吳學士奏疏

疏　吳節

邊務疏　上木封事

當英廟未北狩之時也先使來數有賞賚故表謝等皆以曰恩賚也先

人君負天下之大任必合天下之衆謀而後能成莫大之功建不世之業從古以來未有不謀而成者也往者太監王振以粉飾太平為名遣小人陳友等招致北虜連年進馬因此深知中國虛實遠來寇邊振素不習邊務又不納群言輕導乘輿遠出以挑禍釁

遏者猶虜又假以送　雋爲田深閲關隘直低京師諸將大臣旣不能出奇効力殲遠來疲弊之寇又不能料探設伏以邀其歸路致令一夕遁去坐失事機一至于此誠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昔趙宋以一隅之地尚能與虜角勝况我國家萬方一統金湯完固軍旅衆多謀臣猛將如林而不能得志醜虜者乎然欲得志亦在乎經營籌畫之審而已矣伏惟　陛下會合衆謀審而行之運乾剛之斷鑒委靡之失則建中興赫赫之功端在斯時矣謹陳邊務十事一曰明賞

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賞貴重罰貴嚴賞重則人勸功罰嚴則人致命近者達賊臨城總兵官石亨等建大營于城外各門之兵俱受節制又定與賞罰之令亦重且專矣而亨等惟事姑息軍士有私自逃回而不知者有臨陣退走而不問者有此軍進戰而彼軍不救者此皆法所難容而亨始終不戮一人以徇臣恐設有逆虜復至則人以退逃為幸其誰與為戰乞申命亨等自今凡若此者即斬以徇則號令嚴明兵陣整肅雖赴水火無不

如志矣。二曰料虜情。夫醜虜自鷄兒嶺得志以來。輕視中國。及叛人喜寧導之深入。於是越關而來。直抵都城。後雖遁去。然聞其黨尚藏易州淶水諸山中。遣人四出劫掠。此必欲據保定一路以爲賊藪。又倚紫荊關近。可爲走路。其所以四出劫掠者。蓋欲誘我逐兵分散其勢而取勝也。乞命楊洪孫鏜范廣諸將勿貪小利。勿急近功。務探虜情。或與對壘相持。或夜劫其營。或設伏以邀其歸路。使其匹馬隻輪無返。則兵威振而醜虜不敢復睥睨金湯之固矣。三曰定遠謀

夫醜虜也先深入中國其精鋭必與偕來開其老營此形格勢禁之道尚在開平猶見莊二虜脫脫不花王子往來其中乞令楊俊仍往宣府將兵盡以附近諸衛之兵潛遣人偵候其虛實日夜併走其虜營擒其王子來獻京師則賊必駭散而大業有光矣四曰耀兵威令之將臣賊至則設兵衛賊去則令老弱守之臣愚以為敵在近畿不可須刻怠忽宜於城內設木馬令軍餘習學超距城外令軍士披甲執弓間列旗幟日遣御史等官巡視或虜人探聽見城上旗幟精明士卒圍繞足

以折其邪心不敢輕蹂京都之地矣五曰謹和議夫和議所以通好也平時兩國往來未始不可方今之際切不可妄議夫城下之盟小國所恥執宋伐宋春秋所不忍言彼趙宋偏安江左秦檜主和猶為古今切齒況方今萬方順軌虜雖陸梁而吾城池疆場無缺甲兵足用人心親附勤王之師日集奚恐于和哉令使虜使再至止可給以賞賜勿遣人酬荅俟諸將功業就緒然後遣人以正誼責之祗迎　上皇有日也至若大將軍體貌尊嚴不宜與虜使狎自今乞勿

此與于忠肅同款

令石亨等宴則虜使畏其威名折衝消患之效庶乎有在矣六月勤政務　祖宗自開國以來設午朝引諸近臣商確政務況今國家多難之餘尤宜切切咨詢治道復午朝之典仍引近臣於便殿與之討議用人得失戰陣利鈍生民休戚及古人成法之可行於今者則君臣一體政務罔不周知大綱舉而萬目張矣七曰固根本夫京師國家根本之地項以虜寇內侵近臣中多有以遷都回南爲言者至今其議未息夫以盤庚平時遷耿尚不免詭言況危急之秋而可

輕于動搖人心者乎。此其不可也明矣。八月護 陵寢、天壽山守衛官軍。多調往各處守關。致令達賊劫掠、雞犬皆空。家屬逃竄。若夷虜復來。輕剪松栢蹂踐輦路。則萬世之下。何以自支。宜命大臣招集舊兵。益以鎮守之兵。深溝高壘。以防寇盜。則 皇靈安慰而福祓無窮矣。九曰安民心。今昌平至保定一路。被賊殺掠。軍民逃匿。無以自存。近者諸將漸有擒殺達賊。取還人口所得牛畜。悉送京師。宜令被掠所在軍民辯識。給與耕種。其無人識領者。悉付有司餵養。俾有

所籍以給春耕。又聞河間以南人民妄傳虜至。逃竄未已。乞榜示諸將殺退胡虜功蹟以安衆心。十日獎死士鷄兒嶺等處戰死武臣。俱係忠勇之士。已蒙遣人焚瘞。宜令所管頭目。於官錢內支買牲醴儀物。于其家祭勞。明著恩意撫其妻子。如此則生者羡死者有勞。遇有戰鬭雖死無憾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李雯舒章 周立勳勒卣

宋徵璧尚木 參閱

王抑庵集

記

常州府重建黃田閘記 常州建閘

王直

水之有閘，所以時啓閉，謹蓄泄，通舟楫之去來，資田疇之灌溉，其爲利大矣，然唯仁民愛物之君子，斯能

因其利而利之不然則怠惰縱弛苟目前之安忽經久之利其爲民病豈小哉予於黄田閘之重建而知其用心之厚也常州江陰城北黄田港引江潮貫城中而出於南門凡二十里會夏港之蔡涇以達于運河實舟楫走集之地附郭民田數千頃皆賴其灌溉港因湖之消長爲淺深長則溢消則涸溢則舟通而足以溉田涸則田不得受利而舟膠且敗者有矣唐長慶中李德裕觀察浙西始建閘於城北潮長即啓以行舟消即閉以蓄水人賴其利歷歲滋久繕治不

繼日就頹毀。自洪武丙子以來。人失利也久矣。前之爲郡縣者數十人。莫有少慨於心者。宣德中。工部郎中桂林莫侯愚。被簡拔來爲郡。 上賜璽書。俾興利除害。侯詢知其事。歎曰。此亦利害之大者也。今田利漕舟皆賴此。其可後乎。然以始至不暇爲。久之政通民和。卽具奏其事。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經度之。周公廬陵人。忠以奉國。仁以惠民。而侯與之協議。重建于舊址南五丈許。以避水之衝。念役重費殷。不忍賦於下。公常廣儲蓄以備災。度可支數十年。欲稍發所

備水市材僦工、一切不以煩民、計其費以聞、詔可之、乃命通判邵武張侯齡董其役、然諸調度皆出周公、買石洞庭山、礱琢而後致之、凡用石工五十人。木工十人。金工五人、土工十人。役夫二千五百人。石四萬五千尺、木二萬一千一百根。磚三十萬一千箇、石灰四千石。鐵一萬一千斤。食米二千九百石。經始於正統元年八月、而以其年十月成、自是歲獲大穫、舟行無害、耕夫揖徒、商人佑客、鼓舞而贊誦焉、郡中父老皆大喜曰、茲閘之進、吾郡襟抱嚴固、風氣完復、吾

民其永有利哉

御書記　仁宗御書

仁宗皇帝御書五十一宗臣直之所寶也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巡幸北京　仁宗爲皇太子監國今少師吏部尚書臣蹇義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黃淮前兵部尚書臣金忠皆兼領宮臣職輔導臣直爲翰林修撰亦忝侍近凡朝廷機密重務軍書表奏之達行在者必使預執筆焉臣直庸瑣朴愚奉事唯謹

仁宗皇帝以爲可用不之棄湛恩厚澤往往及之此
御書之所由來也其編修王直四字是年端午賜扇
之所題謂爲編修者蓋誤也七月臣直以目疾不能
朝上聞命製藥使臣士奇持以賜其賜王直等九
字蓋上所封題者也時先臣伯貞知瓊州府年六
十八癸臣直以爲老言於上上俾致事而歸其王
直告父年老以下二十二字蓋批示吏部者八年冬
太宗皇帝車駕還京師臣直仍領舊職有司以先王
皇太子令[illegible]
致事年不應律亦變易不行然仁宗皇帝恩德之

在臣父子者、豈敢忘哉、越二年癸巳、臣直扈從 太（行當時莫能守法如此）
宗皇帝來北京、又三年丙申、先臣亦以內艱起復詣
行在、改知肇慶府未行、以疾卒、臣直奉柩南還、過京
師、見 上於文華殿、語當時事、及先臣之故、 上憐
之、命光祿寺給在途飲食之用、既辭、又命內臣持白
金以賜、其白金一斤以下十六字、亦 上所封題者
也、於乎以臣之愚、得親侍者僅二年、而 上寵賚之
如此、嘗竊論之、天之覆物、其雨露之潤澤、日月之照
臨、不間於大小貴賤、無不被其榮者、 仁宗皇帝聖

德如天此臣之所以蒙幸也自是而後臣直連丁內艱前後去　朝廷者六七年及其再來適當龍飛之際於是蒙恩陞學士擢庶子方致身策鈍以圖報而鼎湖之駕舉矣臣直所以長號痛憶而不能已也於是以常所受　宸翰裝潢成卷寶而藏之以寄其遐思昔蘇軾為王舉正記宋仁宗飛白書有云寶烏號之弓者不若藏此筆今臣直亦云蓋　上之精神恩澤所寓也嗚呼攀髯不可及矣瞻雲漢之昭回仰聖神之如在臣直其何以自盡哉唯當勉修臣職以不

辱大賜庶幾少報萬一云耳、卷既完、謹書其所以受賜之故、庶覽者有考焉、

寧夏豫備倉儲記　寧夏倉儲

寧夏西陲重鎮、負山而阻河、外制夷狄、內固關隴、古所謂用武之地也、國朝既設寧夏五衛、及靈州千戶所、又發內地官軍數萬騎、訓練以重戍、且命太監來公作鎮于此、而都督史公昭佩征西將軍印、總是師、都督丁公某爲參將、又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公濂贊理其軍事、諸公負文武之才、秉忠愛之心、政令

肅然小大和洽邊塵不驚烽火幾息而安内攘外之功立矣

皇上至仁知天遠邇一視謂四方雖無虞而救災恤患不可以無備乃詔中外擇賢臣發府庫之財以益倉廪之粟俾或遇凶歲貧者可以不饑而軍民中有能出衆以佐官者當旌其義復其家寧夏之儲則專以委金公金公既受命夙夜圖議以求稱

上意而來公史公丁公又皆與之協同力一心慎選寧夏諸衛指揮而下廉公有爲者得王輔等人分理其事以陝西都指揮同知張泰董之按察僉事許資

涖焉伐材為倉屋二十六所出官府貨貲糴糧貯其中金公又申　天子恤下之仁與旌義之令誕告於有衆於是諸衛所之士及　王府之屬與其地之富民茅貴等皆感激奮起曰吾儕生於斯長於斯而遭邁聖明四夷賓貢無戰伐之勞暴徵橫賦之擾得安居樂業而有餘積者皆　上之賜也今聖心惓惓以養人為務慮有水旱之災而豫為之防唐堯殷湯之德不過也其可以負哉即發所貯公之官俾自為歛散共得糧六萬六千八百三十石有奇又督寧夏河

渠提舉司修治漢唐諸渠及諸壩以溉田木以根計草以束計總之爲數一百七十七萬六千四百六十九既成而右僉都御史盧公睿適來又爲之規畫處置而功益大備葢始于正統五年十月至次年三月竣事于是寧夏之人有當仰給于官者皆大喜曰上之愛我至矣雖遇荒歉吾不以餓死必矣僉公既還朝間與予道其事曰往年西陲有不足朝廷轉內郡之粟以給之道途險遠運者率費十而致一今茅貴等所輸以饋運計之其省費可知矣濂何能得此

於人哉由 上篤于仁有以啓其好義之心焉耳旣蒙旌褒給復矣然非託之金石則何以示久遠勸將來先生爲我記之俾刻焉予謂 上之仁諸公之惠與茅貴等之義皆不可不書若河渠之修殫力如此而思善繼永勿壞故不辭而爲書之若其人之姓名與其所輸之數及倉之所在則具載於碑陰

美靖遠伯王公功成詩序 文臣封伯

有明國以後文臣以武功封者始於靖遠此文亦以紀異也

予嘗觀夫古之命將皆文武之才非特三代盛時爲然也周宣中興有玁狁之難而用尹吉甫以其文武

具備衆之所法也降至春秋晉侯命將猶以詩書禮樂爲上及其論戰亦本于仁義禮信則所尚可知已自是而後文武異途斬伐擊刺獨武將任之而文學之臣不與焉豈能文者不皆習武事邪抑文不適於用邪有唐伐蔡久無功乃命裴丞相度爲都統以賞罰用命不用命遂滅蔡當時環蔡皆銳兵宿將然功必待度而後集則文學之臣豈盡出武將下哉撫師以仁用師以義勝雖在力而制勝在心可以無敵於天下矣儒者之道如此是果不識于用邪亦何其寡

寥潤絕也於今乃得見之豈非君子之所樂道者哉靖遠伯王公尚德兼資文武有異才昔為兵部尚書時嘗受命總督西陲軍務麾兵出塞千餘里襲虜寇殺之幾盡聲震西北邊自是累歲無寇患文武之士莫不帖然服欣然喜而誦公之功不置及麓川叛逆久勞師旅而功未成 上既以定西侯蔣公統其軍而復命公總督之將士聞公來勇氣百倍皆樂戰公督衆深入盡破諸賊砦圍其巢穴以火攻兵勢銳甚賊之脫而走者蓋無幾遂定其地而歸人咸謂公無

慨千古人、凡能文者皆作詩美之、藹渢渢乎其言也予與公同業而迂懦不振、喜公之功有成、而古之道復見也、故樂爲天下道之、雖然是詩也、豈獨著公之美哉、昔者申伯仲山甫有行。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烝民是也、而序者謂爲美宣王。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宣王之美見矣。今　聖明在上、知公之賢用公之篤、是以有成功、則是詩也、雖爲公而作、然謂之美朝廷可也、故爲序之、百世之下、欲知今日之盛者必于此有徵焉、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十七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沈泓臨秋　參閱

楊文定公奏疏

奏　楊溥

預備倉奏　積貯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

之政我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況聞

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為私己池塘養魚者。有湮塞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為甚。雖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柵。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及閘埧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

今即號能吏。亦不過簿書期會守已不乖耳。何暇與此等事耶。

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 聖人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於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証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

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即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閘堤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合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內。合開報境內四

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

詔

陳循

立東宮詔

立東宮

皇太后詔天下、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連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賊庭、尚念臣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曰見深、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於戲國必有君而社稷為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觀此詔知後來易儲諸公不得無責矣

撫安軍民詔 勝虜

詔曰朕以凉德嗣承大統仰惟 祖宗創業之艱宵旰孳孳勉圖治理重以 大兄太上皇帝鑾輿未復痛恨日深方詰兵數十萬欲以問罪於虜而虜以使來請迎復者屢皆詐 太上皇帝詔旨謂若重遣金帛以來虜必欵送還京 朝廷固疑其詐而於理難辭拒悉勉從之柰何其計愈行而詐愈萬乃十月十五日也先悉衆躬詣城下仍以請迎講和為詞朕遣大臣出迓徧歷虜營不見 大兄鑾輿所在遂焚書

斬使揮六師擣之斬獲其類無筭虜衆大潰乘夜奔遁餘孽散伏於近郊者亦皆搜戮無遺京師內外爲之帖然尚慮四方遠近剛聞克捷猶懷驚悸耕鑿未遑室家靡定無以慰安人心特茲詔示其各復爾舊寧爾生永彰殺伐之功共樂雍熙之治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此處尚少報仇洩憤數語

勑諭

勑諭北平章院使　貢夷

皇帝勑諭北平章院使李來并大小頭目　朝廷自

我　祖宗以來至於今日恭膺　天命主宰華夷福
善禍淫惟天是法是以四方萬國莫不仰戴恩威歸
順之者天必賜以全安背逆之者天必降以禍亂此
又　天眷我朝不待其用民力而良善自生凶惡自
殄也往者也先逆天背道擾我中國殺害乃王僭號
曾不幾時滅身在瞬息豈非背逆朝廷者天必降以
禍亂而兇惡自殄乎今爾等能敬順　天道尊事
朝廷痛改也先前非遣人以馬來貢雖曰暫時困窮
終可以免危亡豈非歸順朝廷者天必賜以安全而

良善自生乎、今使臣回、已行厚加宴賞、并以賞賜同

賜爾等馬價綵幣表裏等物、及所奏討物件、一一付

與領回給授、至可收領、所求米粮盤費賜馬弓甲一

節盤費賞賜之物、即是米糧重大、馬上難帶。至於車

馬甲冑弓箭、自古帝王非有大功勞於國者不賞。今

我國家武庫兵器萬萬惟大軍出征則給與況有

祖宗明訓。尤戒不可與人。豈可助人讐殺。矣上天好

生之心。故皆不與特諭爾等知之爾等宜體天心、一

以敬順爲務、毋蹈前失、庶幾永遠享福、故諭

疏

條議疏　　　　　　　　　　薦用文武大臣

自古大臣以道事君、不深于道則必以人事君、況今之急務、尤當爲朝廷得人。朝廷得人莫先六卿。致仕刑部右侍郎何文淵年與臣等、自進士出身歷御史知府至今官、臣每見其行已蒞官、操守慎密、至于難進易退、不苟得患失、又皆不在人下、近日六卿之中、擢用一二、誠當其選、若文淵者宜召之至京、以備方來之選、則六卿愈見得人、廢官何患無賢、且文淵甘

自引退久矣臣非爲文淵來再進欲爲六卿得人以及庶官故也守居庸關副都御史羅通雖發身科目而曉暢軍事非他人所及竊謂京師猶腹心邊鄙猶手足其間固有輕重緩急朝廷以通爲能而委以治兵必當就重違輕就急違緩若止令守一關所用已小矣臣亦非爲遠求遷秩欲京師訓練攻戰者得人故也大同天城陽和宣府一帶邊城聞石亨言一城得五百人以守虜雖衆不能破是邊城而不務戰尚矣徒貯善戰兵將于務守之城堡何益石亨楊洪及

此古者以較射之城也

洪之子俊皆今之善戰者前日都人長幼。一聞洪父子兵來。皆街與喜。以其素有善戰之聲在人耳也善戰而使之守猶善行者而使之坐豈不棄其所長乎亨及洪父子又皆虜所畏憚。而不敢攻大同宣府者也。與其虜畏憚我手足。孰若畏憚我腹心臣亦非敢

雖然欲使京師畏當先使宣雲畏

爲洪父子求進用。欲虜畏憚京師如昔畏憚宣府等城而不敢攻故也。關不可無守而守不必驍兵守關不可無人而人不必謀士洪父子驍兵之將通善謀之士。况洪父子所領。又皆慣戰之兵宜留在京。使亨

與洪通二人。引置京軍之間。兼習歲餘。京軍必可用矣。或令俊代其父協守宣府。亦可。自昔用人。或德或才。未嘗求備。而求備者。聖賢之所戒也。四人者。才德雖未必皆備。隨長器使。皆足有濟。伏乞聖明奮乾剛之斷。允臣所言。非獨臣之私幸。實天下萬世國家之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